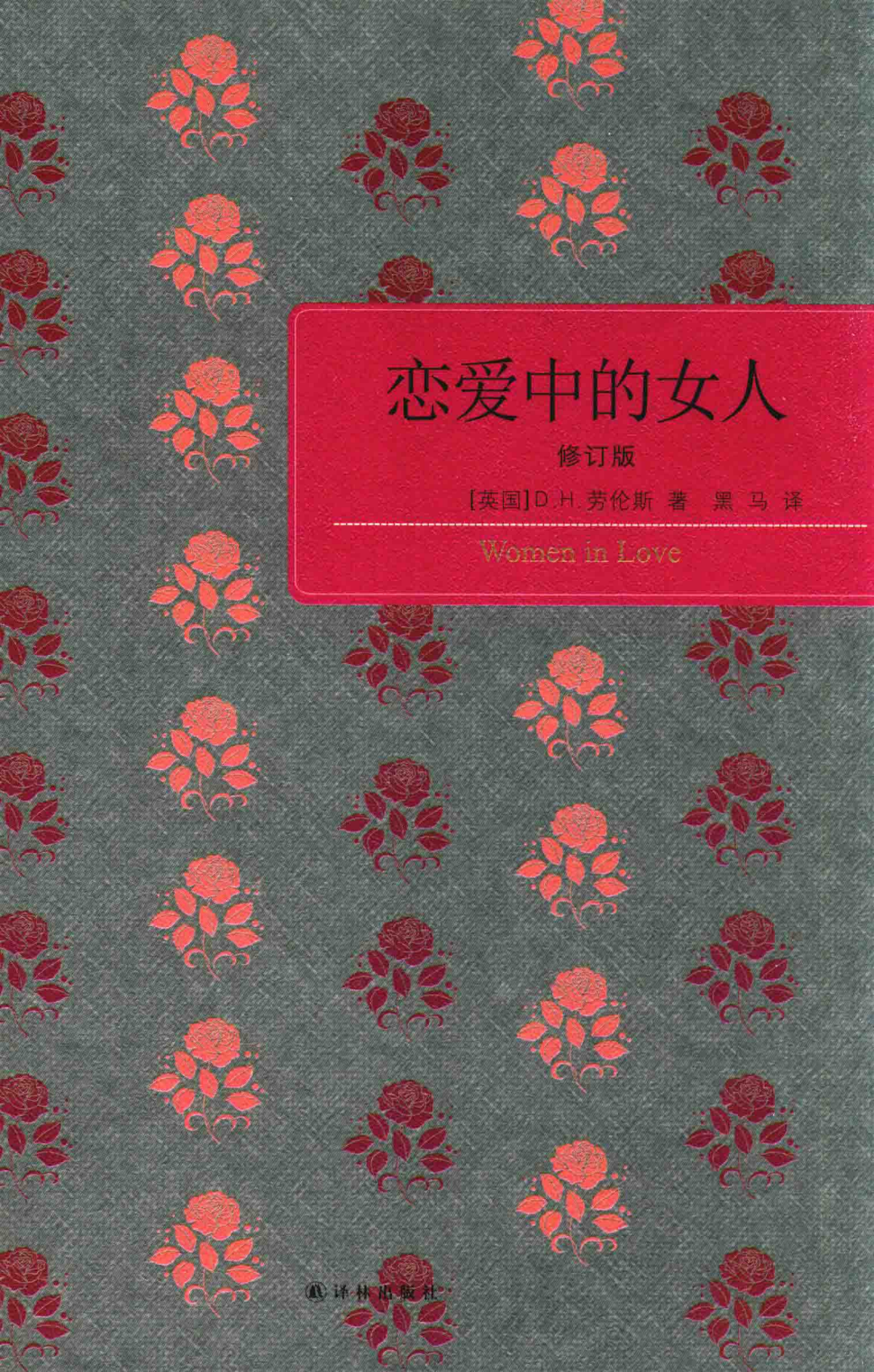




恋爱中的女人

修订版

[英国] D. H. 劳伦斯 著 黑马 译

Women in Love

恋爱中的女人

修订版

[英国] D.H. 劳伦斯 著 黑马 译

Women in Lov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的女人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黑马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5
(百读文库)
ISBN 978-7-5447-6221-2

I. ①恋… II. ①劳… ②黑…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3991号

书 名	恋爱中的女人
作 者	[英国] D. H. 劳伦斯
译 者	黑 马
责任编辑	吴莹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插 页	4
字 数	415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21-2
定 价	3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恋爱中的女人》自序^①

1913年,这部小说草拟于梯罗尔,1917年在康沃尔重写后杀青^②。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形但与大战本身无甚关系的小说。不过,我希望不要把小说置于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那样一来就会把小说人物的痛苦看作是战争所致。

这本书曾投稿给一些伦敦的出版社^③,他们最终的回答几乎都是:“我们对出版这本书甚有诚意。但若因此被起诉,则不敢冒此风险。”

① 本前言是应美国出版商 Thomas Seltzer 1919年11月7日来信的建议所写。曾于1920年印在本书的广告上,后曾三次收入小说中。不知出于何故,以后未再收入。——译注

② 1913年3月,劳伦斯夫妇住在意大利北部嘎达湖畔的威拉村,草就了《姐妹》一书。其上半部于1915年以《虹》为书名出版。1916年劳氏夫妇移居康沃尔,后住在赞诺附近的特拉嘎森村,在《姐妹》的基础上写作《恋爱中的女人》,并于1917年杀青。1919年对原稿再次进行了改动。——译注

③ 这部书稿曾被几家英国出版社退稿,包括麦修恩与达克瓦斯等著名出版社。——译注

《虹》的厄运仍教他们记忆犹新^①，不得不慎之又慎，而这本书潜意上又是《虹》的续篇。

在英国，我从不企图在任何指控面前替自己辩解。但对美国人，我似乎可以自辩一二。在美国，我被指控为“不洁”和“色情”（pornography）。我不认错，也不理会它。对我最主要的指责是“情欲狂”（Eroticism）。这就奇了，实在教我困惑。它指的是哪种情欲？是那种逍遥自得的情欲还是圣洁的情爱女神爱洛斯（Eros）^②？如果是后者，为什么要责难？为什么不敬重？甚至崇拜之？

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肉欲的激情与神秘同神的神秘与激情同样神圣。谁还会对此加以否定？唯一不可容忍的是糟践我们身上活生生的神秘之物，这纯属堕落。

让男人深怀敬重地认识自己吧，对我们体内那富有创造性的灵魂所张扬的一切都要报以敬重，因为它是上帝的神话。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身心健康，自由自在。淫猥是可恨之物，它戕害了我们的正直与高尚。

富有创造性的自然冲动之魂激荡起我们体内的欲望与渴求，这是我们真正的命运，有待于我们去满足并实现。而来自外界的指令，如来自理念和环境，是虚幻的命运。

这部小说乃是作者自身欲望之渴求与抗争的记录。一言以蔽之，是自我至深经验的记录。举凡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均无不良可言。所以，本作者毫无歉意可表，除非这小说背叛了自家灵魂。

男人为其即将生出的欲求而挣扎并寻求满足。如同蓓蕾在树木中挣

① 1915年11月13日，伦敦警察法院以“淫秽”罪名命令麦修恩销毁未售出的和可以收回的《虹》。——译注

② 请注意，Eros 与 Eroticism 词根相同。——译注

扎而出,新的欲求之花在磨难中生自人的体内。任何一个真正有个性的男人都会试图认识并了解他身心中正在发生什么,他要挣扎,以得出语言上的表达。这种挣扎绝不应该在艺术中被忽略,因为它是生命之重大部分;这绝非理念强加于人,而是为获得意识生命而进行的激情抗争。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的时期。任何一个敏感的活生生的男人都在激烈地与自己的灵魂抗争。能够生出新的激情和新的理念,这样的人才能坚持下去。而那些禁锢在旧理念中的人,会因着新生命扼死在体内不能出生而灭亡。男人们必须相互吐露心声。

论及文体,书中常有稍作变动的重复之处,往往被视作败笔。唯一的解释是:对本作者来说这纯属自然,因为,情绪、激情或领悟上的每一个危机都来自这种搏动着的摩擦中的往复,只有这样才能导致其高潮。

D. H. 劳伦斯

1919年9月12日于赫米蒂奇^①

^① 赫米蒂奇(Hermitage)位于伯克郡。劳氏夫妇于1918年和1919年断断续续在此地村舍居住。——译注

目 录

《恋爱中的女人》自序

1

第一章 姐妹俩

1

第二章 肖特兰兹

19

第三章 教室

32

第四章 跳水人

44

第五章 在火车上

52

第六章 薄荷酒

63

第七章 神符

80

第八章 布莱德比

86

第九章 煤灰

117

第十章 素描簿

126

第十一章 湖中岛

131

第十二章 地毯

143

第十三章 米诺

155

第十四章 水上游园会

168

第十五章 星期天晚上

208

第十六章 男人之间

217

第十七章 工业巨子

231

第十八章 兔子

255

第十九章 月光

267

第二十章 格斗

291

第二十一章 开端

303

第二十二章 女人之间

320

第二十三章 出游

331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354

第二十五章 是否结婚

385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390

第二十七章 远游

402

第二十八章 戈珍在蓬帕杜尔咖啡馆

420

第二十九章 大陆

428

第三十章 雪

440

第三十一章 雪葬

488

第三十二章 退场

525

荒原上的苦难历程 (译后记)

534

出版说明

543

第一章 姐妹俩

一天早上，在贝多弗^①父亲的家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②坐在外飘窗的窗台上，一边绣花、绘画，一边聊着。厄秀拉正绣一件色彩鲜艳的东西，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在画画。她们默默地绣着、画着，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

“厄秀拉，”戈珍说，“你真不想结婚吗？”

厄秀拉把刺绣摊在膝上，抬起头来，神情平静、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知道，这要看怎么讲了。”

戈珍有点吃惊地看着姐姐，看了好一会儿。

“这个嘛，”戈珍调侃地说，“一般来说指的就是那回事！但是，你不觉得你应该，嗯，”她有点神色黯然地说，“应该比现在的处境更好一点吗？”

① 本书中的贝多弗，其蓝本基本上是劳伦斯故乡伊斯特伍德镇，书中的风物描写与现实中的伊斯特伍德城乡有多处惊人一致的地方。——本书注解若无特别说明，均译自英文版注解。

② 厄秀拉是历史上一个烈女的名字。圣厄秀拉曾带领一千一百个处女出使匈奴，但匈奴人在科隆附近将她们杀害了。劳伦斯笔下的厄秀拉在小说《虹》中战胜了生活和爱情的磨难，一心等待着与“神的儿子”携手。与她形成对比的是妹妹戈珍。这是条顿传奇故事中一个女人的名字，她是尼伯龙根国王的公主，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阿特利。而本书中戈珍的丈夫最终也自戕而死。

厄秀拉脸上闪过一片阴影。

“应该吧，”她说，“不过我没把握。”

戈珍又不说话了，有点不高兴了，她原本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她问。

“你认为结婚是一种经验吗？”厄秀拉反问。

“肯定是，不管怎样都是，”戈珍冷静地说，“可能这经验让人不愉快，但肯定是一种经验。”

“那不见得，”厄秀拉说，“也许倒是经验的结束呢。”

戈珍正襟危坐，认真听厄秀拉说这话。

“当然了，”她说，“是要想到那个。”

说到此，她们不再说话了。戈珍几乎是气呼呼地抓起橡皮，开始擦掉画上去的东西。厄秀拉则专心地绣她的花儿。

“有像样的人求婚，你不考虑接受吗？”戈珍问。

“我都回绝了好几个了。”厄秀拉说。

“真的呀！”戈珍脸变得绯红，问，“是什么值得你这么干？你真有人了吗？”

“有，年薪上千镑，而且人很棒，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说。

“真的呀！是不是你让人家引诱了？”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厄秀拉说，“一到那时候，压根儿就没了引诱这一说。要是我让人家引诱了，我早结婚了。我受到的是不结婚的引诱。”说到这里，两姐妹的脸色明朗起来，感到乐不可支。

“太棒了，”戈珍叫道，“这引诱力也太大了，不结婚！”她们两人相对大笑起来，但她们心里感到害怕。

这以后她们沉默了好久，厄秀拉仍旧绣花儿，戈珍照旧画她的素描。姐妹俩都是大人了，厄秀拉二十六，戈珍二十五。但她们都像现代女性那样，看上去纯洁，不像青春女神，反倒更像月神。戈珍很漂亮，皮肤柔嫩，体

态婀娜，人也温顺。她身着一件墨绿色绸子上衣，领口和袖口都镶着蓝色和绿色的亚麻布褶边，长筒袜则是翠绿色的。她看上去与厄秀拉正相反。她时而自信，时而羞赧，而厄秀拉则敏感、充满期望。这小地方的人让戈珍那泰然自若的神态和毫无掩饰的举止吓着了，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刚从伦敦回来，在那儿住了几年，在一所艺术学校边工作边学习，过的是出入于画室的生活。

“我现在等一个男人的到来。”戈珍说着，突然咬住下嘴唇，做了个奇怪的鬼脸，一半是狡黠的笑，一半是痛苦相。这模样把厄秀拉吓了一跳。

“你回家来，就是为了在这儿等他？”她笑道。

“得了吧，”戈珍尖声叫道，“我才不会上赶着去找他呢。不过嘛，要是真有那么一个人，相貌出众，又收入颇丰，那——”戈珍有点不好意思，话没说完。然后她盯着厄秀拉，好像要看透她似的。“你不觉得你都感到厌烦了吗？”她问姐姐，“你是否发现什么都无法实现？什么都实现不了！一切都还未等开花就凋谢了。”

“什么没开花就凋谢了？”厄秀拉问。

“嗨，什么都是这样，自己啦，一般的事情啦，都这样。”

姐妹俩不说话了，都在茫然地考虑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够可怕的，”厄秀拉说，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想通过结婚达到什么目的吗？”

“那就是下一步的事儿，不可避免。”戈珍说。

厄秀拉思考着这个问题，心中有点发苦。她在威利·格林学校教书，工作好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人一空想起来似乎都那样，可要是设身处地地想想就好了。想想吧，想想你了解的一个男人，每天晚上回家来，对你说声‘哈啰’，然后吻你——”

谁都不说话了。

“没错，”戈珍小声说，“这不可能。男人不可能这样。”

“当然，还有孩子——”厄秀拉迟疑地说。

戈珍的表情严峻起来。

“你真想要孩子吗，厄秀拉？”她冷冷地问。听她这么一问，厄秀拉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离我还太远。”她说。

“你是这种感受吗？”戈珍问，“我从来没想过生孩子，没那感受。”

戈珍毫无表情地看着厄秀拉。厄秀拉皱起了眉头。

“或许这并不是真的，”她支吾道，“或许人们心里并不想要男人和孩子，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戈珍的神态严肃起来。她并不需要太肯定的说法。

“可有时一个人会想到别人的孩子。”厄秀拉说。

戈珍又一次看看姐姐，目光中几乎有些敌意。

“是这样。”她说完不再说话了。

姐妹两人默默地绣花、绘画。厄秀拉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似一团被压抑的火焰。她自己独立生活很久了，洁身自好，工作着，日复一日，总想把握住生活，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生活。表面上她停止了活跃的生活，可实际上，在冥冥中却有什么在生长。要是她能够冲破那最后的一层壳该多好啊！她似乎像一个胎儿那样伸出了双手要冲出母腹。可是，她不能，还不能。她仍有一个奇特的预感，感到有什么将至。

她放下手中的刺绣，看看妹妹。她觉得戈珍实在太漂亮、太迷人了，她柔美、丰腴、线条细腻。她还有点顽皮、淘气、出言辛辣，真是个毫无瑕疵的本色人儿。厄秀拉打心眼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家来，傻孩子？”

戈珍知道厄秀拉羡慕她。她直起腰来，漂亮的眼睫毛下眼睛凝视着厄秀拉。

“问我为什么回来吗，厄秀拉？”她重复道，“我自己已经问过自己一千次了。”

“还不知道吗？”

“知道了，我想我明白了。我觉得我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说完她久久地打量着厄秀拉，目光询问着她。

“我知道！”厄秀拉叫道，那神情有些迷茫，像是在说谎，好像她不明白一样。“可你要跳到哪儿去呢？”

“哦，无所谓，”戈珍说，口气有点超然，“一个人如果跳过了篱笆，他总能落到一个什么地方的。”

“可这不是在冒险吗？”厄秀拉问。

戈珍脸上渐渐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

“嗨！”她笑道，“不过是说说而已！”她又不说话了，可厄秀拉仍然沉思着。

“你回来了，觉得家里怎么样？”她问。

戈珍冷漠不语，然后冷冷地直白道：

“我发现我完全不是这儿的人了。”

“那爸爸呢？”

戈珍几乎有点反感地看看厄秀拉，有些被迫的样子，说：

“我还没想到他呢，我不让自己去想。”她的话很冷漠。

“好啊。”厄秀拉吞吞吐吐地说。她俩的对话的确进行不下去了。姐妹俩发现自己遇到了一道黑洞洞的深渊，很可怕，好像她们就在边上窥视一样。

她们又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活儿。一会儿，戈珍的脸因为控制着情绪而变得通红。她不愿让脸红起来。

“我们出去看看人家的婚礼吧。”她终于说话了，口气很随便。

“好啊！”厄秀拉叫道，急切地把针线活儿扔到一边，跳了起来，似乎要

逃离什么东西一样。这么一来，反倒显得刚才气氛紧张了，令戈珍感到不快。

往楼上走时，厄秀拉注意地看着这座房子，这是她的家。可是她讨厌这儿，这块肮脏、太让人熟悉的地方！她内心深处对这个家是反感的，这周围的环境、整个气氛和这种陈腐的生活都让她反感。这种感觉令她恐惧。

两个姑娘很快就来到了贝多弗的主干道上。这条街很宽，路旁有商店和住房，布局散乱，街面上也很脏，不过倒不显得贫寒。戈珍刚从切尔西区^①和苏塞克斯^②来，对中部这座小煤镇子十分厌恶，这儿真叫杂乱丑陋。她朝前走着，穿过长长的砾石街道，到处都混乱不堪、肮脏透顶、小气十足。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让她感到很难受。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尝尝这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小镇滋味。她为什么要屈从于这些毫无意义、丑陋不堪的人的折磨？为什么要屈从于这座毫无光彩的农村小镇呢？为什么她仍然要向这些东西屈服？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尘土中蠕动的甲壳虫，这真令人反感。

她们走下主干道，从一座黑乎乎的公共菜园旁走过，园子里残剩的白菜沾满了煤灰，不知羞耻地支楞着。没人感到难堪，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

“这儿真像地狱中的乡村，”戈珍说，“矿工们把它带到地面上来，是用铲子挖上来的。厄秀拉，这可真太好玩了，太好了，真是太妙了，这儿是另一个世界。这儿的人全是些食尸鬼，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是鬼影、食尸鬼，全是些肮脏、齷齪的东西。厄秀拉，这简直跟疯了一样。”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魑魑、肮脏不堪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

① 此处是伦敦聚集了文学艺术家的一个区。——译注

② 英国南部的一个郡，比工业化的中部地区环境优雅许多。——译注

矿的谷地，谷地对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的一片黧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白烟柱黑烟柱拔地而起，像在黑沉沉的天空中变魔术。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顺山坡逶迤而上，一直通向山顶。这些房子用暗红砖砌成，房顶铺着石板，看上去不怎么结实。

姐妹俩走的这条路也是黑乎乎的。这条路是让矿工们的脚一步步踩出来的，路旁围着铁栅栏，出口处的阶梯^①让矿工们的厚毛布工装裤磨亮了。现在姐妹俩在几排房屋中间穿行，这里可就寒酸了。女人们穿着围裙，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街角窃窃私语，她们用一种未开化人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布朗温姐妹；孩子们则在叫骂着。

戈珍继续走着，被眼前的东西惊呆了。如果说这是人的生活，如果说这些是生活在一个完整世界中的人，那么她自己那个世界算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穿着青草般嫩绿色的长筒袜，戴着草绿色的天鹅绒帽，柔软的长大衣也是绿色的，颜色更深一点。她感到自己腾云驾雾般地走着，一点都不稳，她的心缩紧了，似乎她随时都会猝然摔倒在地。她怕了。

她紧紧偎依着厄秀拉，后者对这个黑暗、粗鄙、充满敌意的世界早习以为常了。尽管有厄秀拉，戈珍仍感到像是在受着苦刑，心儿一直在呼喊：“我要回去，要走，我不想知道这些，不想知道还有这些东西存在。”可她不得不继续朝前走。

厄秀拉可以感觉到戈珍是在受罪。

“你讨厌这些，是吗？”她问。

“这儿让我吃惊。”戈珍结结巴巴地说。

“你别在这儿待太久。”厄秀拉说。

戈珍朝前走着，手似乎还牵着姐姐。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山，进入了山后宁静的乡村，朝威利·格林学校

① 英国的农田和草场多被木栅栏和铁栅栏围隔，栅栏中间开辟一些狭窄出口，出口处有木质或铁质阶梯专供行人翻越。——译注